■ 历史影像

1940年3月13日《大众日报》第4版刊发刘知侠《藏在妇女工作后面的暗影》

1942年5月25日《大众日报》第4版刊发刘知侠《归来者》

1961年7月9日《大众日报》丰收副刊刊发刘知侠短篇小说《红嫂》的一章。

1955年10月19日《大众日报》丰收副刊刊发刘知侠《我怎样写“铁道游击队”的》

1940年4月3日《大众日报》发表了刘知侠通讯《刘家店子的青救会成立了》

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今年是红色经典《铁道游击队》作者、著名作家刘知侠诞辰100周年。作为《大众日报》通讯员，刘知侠从1940年3月起，发表了不少战地新闻，一步步成长为作家，是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奠基者之一。解放后，小说《红嫂》刊发在《大众日报》丰收副刊上，引起反响。明年1月1日是《大众日报》创刊80周年，本报推出特别报道——

卫辉一中刘知侠铜像

刘知侠与《大众日报》

□ 本报记者 逄春阶

刘知侠夫人刘真骅,82岁了,虽身患癌症,但恢复状态很好,可谓精神矍铄。她说,跟刘知侠共同生活了22年,除了知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那些日子,刘知侠一直订阅着《大众日报》,一直到晚年,都坚持天天读。他对大众日报社最有感情,他有一批报社老战友,临去世(1991年9月3日)前一天晚上,他还在青岛的家中接待了于冠西夫妇。于冠西曾担任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辑,后来成为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《浙江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。“那天晚上,他们谈得可开心了,没想到竟成了永别。”刘真骅说。

把“创作谈”放在《大众日报》刊发

刘知侠是河南卫辉人。6月8日，记者陪刘真骅老师来到知侠故里，拜谒刘知侠墓，听到好多关于刘知侠的故事。

刘知侠生于卫辉市庞寨镇柳卫村，这个村因柳毅传说而得名。刘知侠的旧居靠近柳卫村柳卫完小校门口,已翻盖,目前是他的侄孙住着。记者见到了刘知侠的侄子、72岁的刘国安和侄孙、48岁的刘学军。刘学军说,自己七八岁时见过大爷爷,看过电影和小画册《铁道游击队》。

刘知侠原名刘兆麟，自幼家贫，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铁路打工、捡煤核，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。刘兆麟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，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。

1936年，他因家贫于卫辉一中肄业，到浚县教书。柳卫完小校长陈鸿溪编纂《柳卫村志》时，曾记录了当年刘兆麟的学生张克礼老人的回忆，其中一段是：“兆麟在浚县教书，每学期开学前都要带学生到现在的卫辉市李源屯取新课本，一个来回25公里路。路上有一段是道清铁路。兆麟对我们说，我能扒火车，大家信不信？学生们都说不信。那时的火车烧煤，速度慢，要是现在的话，谁也不敢吹牛。当时兆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随着火车紧跑几米，然后，一个飞跃，“噌”地扒上了火车，还不时向同学们招手。他跟着车跑了50来米，学生们都喊，‘中了，老师，下来吧！’他跳下火车，来到学生身边，还不忘提醒，这事儿可不能模仿。你们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儿。否则，摔伤了可别找我。”陈鸿溪对记者说，知侠住在铁道边，对铁路熟悉，所以写《铁道游击队》有着得天独厚的体验。

《铁道游击队》于1954年元月出版，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，当年再版。小说使刘知侠一举成名。应读者要求，1955年10月19日，知侠在《大众日报》丰收副刊刊发了《我怎样写“铁道游击队”的》一文,文中说:“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,是日寇投降后,他们第一次的新年会餐。在庆祝胜利的丰饶的酒席上,正像我小说二十四章里所写的那样,他们是以古老的方式和气魄,来悼念自己已死的战友,把一桌更丰满的酒菜,摆在牺牲战友的牌位前边。他们平时喝酒都要猜拳行令的,我小说上写的‘高高山上一头牛’的酒歌,就是和他们一起喝酒时学的。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,他们都沉默地喝闷酒。隔着酒桌,望着牺牲战友的牌位,眼睛就注满了泪水。当时的情景,深深地感动了我。也就在这次会餐的筵席上,为了悼念死者,他们有两个提议:一个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议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;再一个就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本书留下来。对于这后一个建议,也就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，我当时是答应下来了。因此，我写这本书，一方面是出自我个人对他们的敬爱，同时，由于他们的委托，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了。”

“创作谈”清楚地向读者交待了这本书是亲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倾心写的“委托书”。

“红嫂”形象一点点在版面上清晰起来

1937年夏天，刘兆麟从报纸上得知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”招生的消息，便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遂改名痴侠，后又改名知侠。1939年5月，刘知侠抗大毕业后，又留校学习军事专业。学习结束后，刘知侠随分校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，分配到抗大山东分校文工团工作。记者查到刘知侠最早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是1940年3月13日的一篇短评《藏在妇女工作后面的暗影》。

1991年9月2日晚,刘知侠在家中接待了于冠西夫妇(从左至右:于冠西、秦风、刘真骅、刘知侠)。

文章写的是鲁南群众运动正开展，时常遭受到潜伏的反动势力的压制和破坏，妇女工作更易受到顽固分子等旧势力与汉奸们的打击与破坏。“当我们在××等地将妇救会成立了，她们就造谣言说：‘参加妇救会会被提去当女兵的’！当然这虚制的谣言，由于事实的证明，是不难被粉碎的。但是她们接着又无耻地散布恐吓的言语：‘谁要到夜校去就烧她的房子’！‘再要上夜校，晚上叫她吃炸弹’！”“的确，这种恐吓影响了夜校的上课，这时候我们妇女工作者便更耐心去说服那些被吓住的大娘和大姐们，最初她们确是被吓住了，如××的夜校，以前每天四五十个妇女来上夜校的，渐渐减到只有十七八人来上课了，但是经过我们妇女工作同志的努力说服和积极工作，——纵然来一两个人也不灰心地讲课，接着被说服的大嫂嫂老婆婆大姐姐们，她们都又陆续地来上识字课了，她们都渐渐觉悟到:这是可恶汉奸们造的谣言!”知侠写出了组织“识字班”的艰难,文章结尾鼓励大家坚决打破各种恶势力的污蔑和中伤，发挥妇女的伟大力量。

1940年7月13日，知侠又发表了人物特写《她母亲一样的爱着八路军的战士》，文章写的是东安乐的妇救主任，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，是一个那么慈祥的老太太。“有一次，一个同志病了。她慌忙在厨房里，煮药烧茶，一天做四五次饭，端在他的面前，妈妈一样地安慰着他。她的关心和慈爱是那样地纯挚，她不是为的‘积德行善’，她很明白抗日的道理，而爱着英勇的抗日将士。她不但爱我们这几个，而且爱着先后到这里的每个八路军的同志，像爱着自己的儿子一样。”

1940年8月7日的《大众日报》上，发表了知侠的《筑成抗战的新堡垒》，刻画了在太平安庄战斗中，一位勇敢的母亲在儿子牺牲后的表现，知侠是这样写的：“跟着，是这次战斗牺牲了的张大的娘上台说话了：‘我的大儿子杀鬼子牺牲了，为了国家为了大家牺牲了，可是，这是光荣的！做娘的，我当然难过，我还有两个儿子可以打鬼子！早晚要打干净鬼子，看看谁能拼过谁！’台下是一阵雷动的掌声呼声：‘热心抗战模范的张大娘万岁！’”

共产党、八路军何以能在沂蒙山区坚硬的山岩上扎下深根?原因可能很多,但刘知侠当年写的文章,给出了答案:首先把压在最底层的女人解放了!扫除“半边天”头上的乌云,让女人找到做人的自由。凝望女人艰难站起来的身影,我想起了一句话:母亲是产生希望的希望。

1961年7月9日，《大众日报》丰收副刊发表了知侠的短篇小说《红嫂》的一章。《红嫂》后来被改编成京剧《红云岗》，毛主席看了，评价了四个字“玲珑剔透”。

知侠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的作品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关注妇女命运，是共产党、八路军给了女人地位，共产党、八路军让山里的女人有了尊严。在连天的炮火中，女人们终于站立起来，她们义无返顾地把子弟送上战场，用甘甜的乳汁喂伤员 ，这在过去看来，简直是惊天骇俗的事儿，这站立起来的女人的举动，让人间弥漫温暖的光泽。

一个个“红嫂”形象一点点在《大众日报》版面上清晰起来。

刻画出区长的团结力

1942年5月25日，知侠发表了一篇很有生活气息的特写《归来者》，一开篇就像小说：

四月的春天。

赣榆县城里的伪军哭丧着脸，像笼里的鸟样地跳着，县城外五里路的地方都不是他们的世界了。因为离城七八里路的×庄，抗日的区公所依然可以在那里照常办公。

开会的小屋里，被薄薄的烟雾弥漫着，保长含着烟管，望着讲话的张区长，他的眼睛笑眯着，脸皮黄黄的——他的工作太辛苦了，他吃的是煎饼，讲起话来是那么“和道”，每句话都说到人们的心里。

“砰！村外的哨上响枪了。

“你们先在这里，”区长提着手枪，“我出去看看！”

刚一出门，一个区中队员跑进来，气呼呼地报告着：“庄东头发现了汉奸！”

接着把汉奸捉住了。多嘴的张大爷在街上传诵着:“区中队捉住了汉奸。”李奶奶含着泪从家里跑出来,拉着一个区中队员的手:“在哪里,叫我去咬他两口！解解恨！”她拍着手掌对着一群女人又在诉说李大爷死得怎样惨……

“同志！用零刀割他……”这是遭过汉奸队害的人的声音。

可是区长却把汉奸拉向另一个屋子去了。站岗的区中队员并没有让嘈杂的人群进院子。

张区长很耐心地做伪军的工作，希望他们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，最后，将两个伪军放了。群众不干了。

张区长透过薄薄的烟雾，笑望着每个庄稼人朴实的面孔，很和道的在讲话了：

“……假使有的汉奸回心转意了，愿意过来打鬼子，那末咱为啥杀他呢，他掉转枪杆不多一分杀鬼子的力量么？……”

“别上他的当吧！区长，他俩一去不回头又怎么办呢？”一个中年人站起来问。

“那也不要紧！只要他们明白了抗日的军队与政权是不杀他们而优待他们的，借着他们给那些不愿当汉奸的人开一条活路……”

“啊！”大伙点着头。

果然，第二天夜里，红鼻头的青年，和另外两个，带着家属，越过城墙跑出来了，听说三个归来者还带出三把匣子枪。

知侠娓娓道来，塑造了一个富有团结力的区长形象，没有多余的废话，全是用事实来描述事实，是一篇难得的战地小品。

这不是破坏，这是创造

知侠的消息、通讯、特写都写得很接地气，真实可信，比如1940年6月13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刊发了他的《给抗日军送武器》，写的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杜家庄的七八个老乡相约着把十支步枪扛到八路军××营第三连来了，像到自己家里去那样安闲自然，满脸挂着微笑！

在墙角下放着的十支步枪,和在烟雾里闪着光亮的窗台上的一些子弹，这是他们以前买下来打土匪用的。鬼子扫荡鲁西南的消息，传到他们的耳朵里，杜家庄就开了一个全庄老少大会，讨论了一天，决定赶快组织自卫团配合军队打鬼子，同时决定把有多的枪送十支给八路军，赠送给中国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、能打鬼子的八路军。

看似简单的送枪送子弹的举动，但是他们开了一个全庄老少大会，讨论了一天才决定。老百姓是慎重的。他们看准八路军是打鬼子的，才肯把枪送到他们手上。

1941年9月7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发表了知侠的特写《夜征的工人队》，写的是为了反“扫荡”，二十多个石匠自告奋勇要去破坏公路上的石桥。

“这是我们修的，现在还是由我们来拆掉吧！”

人们一点也没有忘记，这座桥是韩复榘叫建筑的，同时也就是他背叛了山东人民，从桥上逃窜了，并让鬼子的铁蹄，从桥上踏过，来屠杀筑桥的人，来屠杀山东的老百姓！

“这简直是造孽！把它拆毁吧！”

天一黑，村后挤满了黑黝黝的人群！

斧头、镰刀、红缨枪、大刀、木棒，还有石匠所特有的大铁锤。粗重的武器配合火烈的心，这支巨流向着公路的方向前进。

巨流分股向公路、大石桥、电线杆冲去，没有等哨音发响，大家便龙腾虎跃地动起来了。

从月亮刚爬上山头起，公路上开始出现了宽阔的深沟在斧锯锛锛的声响中，电线杆一根根地倒下去，电线一盘盘地收在腕上。老张拧了把汗，招呼着挥动镰刀的老李。

“把这送给抗日军！”

大石桥上迸着火星，发出隆隆的音响，铁锤划着夜空，汗水滴在将折断的石板上。……

腰折的电线杆一根根地躺下了十几里路，公路的创伤蔓延到××村的东头。大石桥上已听不到响声，桥身张着宽大的缺口，桥石沉在急流的水底，自此以后，它再不会遭受残暴的敌骑的践踏了！

刘知侠在文中点题，这不是破坏，这是创造。

堪称经典的小特写

淮海战役打响，刘知侠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机关报《华东前线报》特派记者。1949年2月17日，知侠在《大众日报》“淮海战役拾零”栏目上，发表了一篇特写《黄教导员与向导》，这篇特写堪称经典。

当年解放军“济南第二团”一营，一夜行军九十里，进驻固镇西某村。这一带的百姓受到国民党军的摧残，一听到军队进庄，也不问是什么队伍，连仅留在家里守夜的老汉、老婆婆都躲藏了。

一营到小村时，看不到老百姓，队伍刚住下，又接到团部电话，准备调防。为减轻战士们的疲劳，黄教导员自己先起来，准备领几个通讯员先到指定的庄子看房子，但是找向导带路，成了麻烦事儿。通讯员走遍了庄子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，他说是从永城逃难来的，不认识路；后来，又找到一个跛脚的青年，他说他腿上长大疮，又有羊癫疯病，最后找到一个老大娘，她说路不熟。黄教导员对他们都是和颜悦色地商量着，当他们说出理由一再表示不能带路后，黄教导员也无可奈何。突然有人想起：队伍进庄时，还看到庄东头有一个老大爷在挑水。不一会儿，通讯员就把这老大爷请来了，他蹲在灯前，向黄教导员叙述自己的难处：

“我的腿要能走，我就去。”

“你的腿真不能走吗？”

“是呀！说着是：……”老汉要赌咒了。黄教导员沉思了一下说：“给你马骑，可以吧？”听说骑马，老汉一怔：“我骑不好，也没那个福。”

“我们扶着你上去。”

“不行！马不老实可坏了。”

“给你牵着走。”

老汉对黄教导员仍连连摇头:“我真不行呀!”

“送到后，我们用马再把你送回来。”

这样，老汉没话说了，只半信半疑地呆望着油灯，黄教导员认为他已经应允，就高兴地吩咐通讯员：“快走，把马牵来。”

一出屋门，老汉就被扶上马，通讯员前边牵着，黄教导员后面跟着，按着老汉所指定的方向，向宿营地走去，老汉在马上低低地说：“哪有这样好的队伍。”

到了目的地，黄教导员正要执行自己的诺言，叫通讯员牵马送老汉回去时，老汉慌忙上去谢绝说：“别！我能走！我能走……刚才是我……”转身便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短短几百字，就活灵活现地还原了一个军民关系场面。老百姓先从不相信，到半信半疑，到最后全部相信，经过了一个思想斗争过程，比较、鉴别，担心、害怕，欣慰，都写进去了。一个小故事，就把军民鱼水关系是怎么形成的，解释清楚了。

《大众日报》给知侠提供了平台

刘真骅说，《大众日报》给知侠提供了平台，解放前如此，解放后又刊发了他的好多作品，除了《红嫂》，还有描写老区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随笔《旧战场 新战役》等。“知侠平反后，陈沂同志，就是《大众日报》老社长，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，想请刘知侠到上海担任文联领导，那阵子，山东文联还没有恢复。陈沂同志指示，请刘知侠带着夫人一块来上海，我和刘知侠就去了，住在东湖宾馆。陈沂的夫人叫马楠，上海文艺局局长。最热闹的是，那天晚上，吃完饭，陈沂跟知侠谈，马楠跟我谈，谈的其实是一个事儿，让我说服知侠到上海工作。马楠跟我谈的目的是说服我，跟知侠一块来上海工作。知侠回来一说，我说知侠你现在六十多了，如果你五十岁，还可来干点事儿。都这把年纪了……最后我们就没去上海。刘知侠跟陈沂的友谊是解放前在大众日报社那时候结下的。”

刘真骅回忆，刘知侠去世后，为了整理《知侠文集》，她找到《大众日报》老总编朱民的夫人余林，请她帮助查找解放前刘知侠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的作品。余林曾担任读者来信组组长。“我找她的时候，她退休了。大姐高度近视，戴着眼镜，趴在报纸上用放大镜找，把散落的稿子一点点凑齐了。旧报纸灰尘刺鼻，还有霉味，翻一上午双手都是黑色的，我们一起翻了一个星期，我想起余大姐就想掉眼泪。”

本报记者于岸青在整理报史时，发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大众日报社传唱的一首歌叫《困难是炬火》，她多方考证后，写出《寻找<困难是炬火>》一文，于2012年7月11日发表在《大众日报》，在文章的“补记”中她说:“第二天晨，苗得雨来电，他查到了确切的资料，《困难是炬火》这首歌为1941年11月，日寇‘扫荡’沂蒙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，创作于沂南布袋峪，词作者刘知侠，曲作者艾力。”《困难是炬火》的歌词是：

困难是炬火把我们锻炼，
我们是坚钢越炼越坚强。
困难是我们的，
胜利也是我们的，
艰苦是我们的，
胜利也是我们的。
谁能熬过这艰苦斗争的锻炼，
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。
谁能熬过这革命斗争的锻炼，
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！
这是艰苦的开始，
这也是胜利的开始，
再艰苦我们要挺进！挺进！
挺进到胜利的明天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